

校史钩沉

钱令希与顾谷宜：从同邑、同事到校友

□王细荣 严嘉慧

(上接 658 期第四版)

1946年10月底，顾谷宜受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任校训导长。在经历1947年于子三事件后，再三向竺校长请辞，终于1948年3月卸任训导长之职。他在任浙大训导长期间虽然是问心无愧，但还是受到一些学生误解与非议。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此受到了审查与批判。文革初期，他曾担任浙江大学训导长一事，向前来看望他的学生、浙大史地系1945届毕业生杨竹亭解释说：“我岂有不知自己的历史和地位，但是你也应该知道，那时期竺校长是怎样在那样复杂的形势下一个人坐在围城之中去处理校务和保护学生的？他那时在四方压力下，不顾自己的安危，千方百计应付他们，是何等困难？在这样的局面下，他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为他分忧。我怎能只考虑自己呢？我明知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我也知道我担任训导长不利于自己，但是我不可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校长处境和浙大学生的安危。在那学生情绪高涨时期，我也知道自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能为竺校长做点工作为他分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知道有些同学不了解，我相信以后他们会了解的。历史上许多事，都是后来人们才了解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怎能光看眼前。一个人只要于心无愧就可以了。”

顾谷宜文理兼通，学贯中西，大学时代就发表一些文史方面的文章，除在本校的《研究》《南洋周刊》发文外（如《南洋周刊》1924年第4卷第12期的《中国混乱的原因、救济方法及政治改革的必要》），还在凌梦痕主编的《南湖（第一集）》（1924年2月1日民智书局刊行）发文《文学家的歌德》，任职高校后成为中国西洋史的学术权威，教过“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

现代史”“西洋断代史”“希腊罗马史”，所编写的教材被许多大学采用。他撰著、编写和翻译的主要学术论著有：《留学苏联时的见闻》《苏俄国防地理略述》《俄国政治文化史论》《罗邱宣言与威尔逊十四条之比较》《论外交》《雷森著苏联与西方国家》《俄国史纲要》《东亚史》《俄国史》《创造蔬菜新种的米丘林原理》《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钱基博注释）等。改革开放后，曾出版一套106枚幅面大小为11cm×8cm、印有近现代名人肖像的通用纸质藏书票，其中便是顾谷宜肖像，上面写着“顾谷宜（1904—1966），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

顾谷宜在学生时代就追求进步，是南洋大学早期的共产党人，曾任南洋大学工程学会会长、南洋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委员、上海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长、“五卅”运动后成立的中国济难会交际、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党支部书记，是陆定一的革命联络人、博古（秦邦宪）的人党介绍人、毛泽东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时的得力干事之一。

三、同为无锡望族，浙大教授与上理校友

钱令希与顾谷宜的家族均系无锡望族，赵永良、蔡增基主编的《无锡望族与名人传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的《无锡社会名流钱伯圭家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记张涇顾氏“树德堂”支的后裔们》两文，分别记述他们非凡的家族史。顾谷宜的父亲顾鸣凤（原名凤翼，字鸾人）与钱令希的父亲钱伯圭（名秉璜）均肄业于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均担任过江苏省无锡县议员。

顾谷宜与钱令希先后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1943年11月底，钱令希来到了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被聘

为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刚来遵义，钱令希一家人生地不熟，好在有无锡同乡、时任浙大史地系西洋史教授的顾谷宜照顾，很快便安顿下来，住入遵义文庙街5号，即中国现代史学奇才、浙大史地系教授张荫麟（1905—1942）生前寓址。对此，钱令希后来写道：“他是我浙大的同事……相识后照料我安家，因此相当熟悉。”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浙大从西迁最终办学点遵义、湄潭东归返杭。这时浙大的教职工已有600多人，回杭后原有的住宿条件已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求，竺可桢校长一面修缮校舍，一面为教师寻找落脚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先后在刀茅巷新建了甲、乙、丙、丁种教职工宿舍“建德村”。“建德村”占地约15亩，南至庆春路，东靠城墙，北邻震旦丝织厂和农田，西至刀茅巷和大冶铁工厂（杭州机床厂前身）相望。“建德村”有甲种住宅二幢、乙种住宅一幢、丙种住宅八幢、丁种住宅四幢，分别可住12户、9户、32户、32户教职工。丙种是一室一厅的平房，一幢四户；甲、乙、丁种均是跃层房（内楼梯上下），结构相似，只是大小不一，乙种最小，甲种最大，丁种大小居于甲乙种之间。1946年底，顾谷宜与钱令希均在“建德村”分得住房。前者家人较多，住甲种一幢5号；后者家人较少，住丙种404号。

1996年5月，在中法国立工学院校址上发展起来的上海机械高等专科学校，与在沪江大学校址上发展起来的华东工业大学组建为上海理工大学，1997年3月正式挂牌。此时，钱令希已经80多岁，而顾谷宜已离世40多年，但他们又多了一层关系——同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友。

过年，是把一层层思念打包进小小的行李箱，手握车票，在人群的推搡中走进车厢；是载着妻儿欢声笑语的高速行驶车辆，把手伸出车窗轻轻弹一下烟蒂；当然也是结束了一天的疲惫赶路，望见摆在饭桌上的热气腾腾的条子烧肉。

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对自己来自哪里有过迟疑，我在上海长大，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来自同一片土地。可“嗨，你是哪里人呀”这个无比常见的开场白，却像一道魔咒，一下把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里似乎并不包含“我”。我原来都在选择性地忘记自己并不会讲上海话，忘记比起甜食我更爱吃辣，忘记……上海并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故乡。那瞬间，我像是失去了根基，像随风摆动的浮萍，不再有确切的归属感，只是空荡荡地处在原处。我想，这应该也是许多现代人的通病吧，过快的生活节奏在不知不觉中把人们吹散到各地，吹散了原是聚拢在一处的心灵，也吹散了回家的路。

当再一次回到老家的小县城里，我看着不怎么大的街道上挂满了通红的灯笼，踩着奶奶刚缝出来的暖鞋跑来跑去，听到的叫卖声都是熟悉的家乡口语，那一瞬，迷茫了许久的心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海德格尔说，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人在语言中获得一个世界。我却想说，心灵以方言为居所，人那里可以获得永久的心灵幸福。成年后，我明明只是偶尔有才会上这片土地，明明对她的记忆只有儿时胡乱奔跑的欢声笑语，可她就是这样刻骨铭心，她的美好洋溢着温暖。老家的客厅总会有那种木质的电火桶，我爱和表姐妹互相挤着闹着，争抢着把脚埋到那暖呼呼的木桶里。外边的鞭炮声轰隆隆，但屋里的人，心灵却是那般宁静而幸福。

离开老家的那天，小小的行李箱被塞满了许许多多的特产，那是爷爷奶奶在还没过年时，就拖着菜篮子到集市里买回来的年货，是他们没法通过聊天框发送的思念。

“明年也要回来哟！”

“好！”

（作者系基础学院2023级本科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虞思琦



上理春日图鉴



扫码阅读更多内容

摄影：王博、李新宇